

Home,
.....sweet home

我家有囍

苏善生
改编

下

苏善生 / 改编

我家有囍

Home,
.....sweet home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第二十六章

WO JIA YOU XI

大家都来玩失踪



林致远和唐婉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神情不悦，气氛越来越压抑。听到推门声后，两人齐刷刷地回头。

任天野已经走了进来，唐婉迫不及待地奔过去，“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”

“怨我无能，没有找到！手机关机，常去的地方都找了，也毫无线索！”任天野回答。唐婉失望地垂下头，而后又缓缓抬起头安慰似的说：“别着急，他既然走之前和悠悠打了招呼，手机也关机，说明他现在不想和我们有联系。再说他又是军校毕业的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。”

一旁的林致远说：“他昨天就走了，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们？”

“我没有想到，事隔一天，林总还没有回公司，之前他无论什么原因都不会第二天不出现的，我以为……”任天野低下头。

“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股东大会没了他，由你来开，效果是一样的吗？荒唐！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以便我火速去解决吗？”林致远一想起他擅自做主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对不起董事长，我……我实在是怕惹大家不开心，正好林总走之前交代了工作，我就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林致远气愤地打断，“天野！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职责！你是经理！你的职责是辅助总裁、帮助总裁、督促总裁，而你自己看一看，你的职责完成了吗？相反，你居然在股东大会上取代总裁来开会！你让股东们怎么理解！如果不是股东们把不满反馈回来，你们还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！”

“对不起董事长，我错了！”任天野低下头道歉。唐婉见状立即上前劝解。

“天野也是为了不造成损失。事发突然，他是好心，你也不要生气了。”

林致远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，平和了下语气，“迅速查清楚，他开会前接到的是谁的电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放下这么重要的会议，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”

任天野这才抬头，畏畏缩缩地说：“我查过了。最后的电话来自他军校的同学。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前还不清楚，但应该和一个叫白木喜的教官有关。我得到的消息是，白教官在很重要的考核中意外落马，状态很不好。”

“你确定是白教官？”唐婉问，见任天野点点头，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，嘴角泛起笑意。林致远疑惑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白家院子里，一张木质小桌上，夏茗和孙凤美正对坐着喝酒。孙凤美右手摇着蒲扇，眼睛往周遭瞟了一圈，院子里冷清的气氛让她觉得很无聊。

“水喜在加班，欢喜在婆家，金喜在流浪，木喜玩消失。哎呀……”

夏茗夹起一颗花生米，丢进嘴里，“生活啊，就是一团麻。拧也拧不断，解也解不开！”

孙凤美端起酒杯瞪了一眼女儿，“谬论！生活是这一杯酒，饱含着酸甜苦辣！酒为什么比矿泉水贵？因为它够味儿！够给力！这可是我拿玫瑰花酿的酒！我干了，你随意！”

夏茗看着她仰头喝下说：“你喝吧，我没心情。也不知道木喜有没有找到亲妈，在外面过得怎么样。”

孙凤美说：“你啊，就是太操心！瞧人老白多淡定啊！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，遇事不钻牛角尖，人也舒坦，心也舒坦！”

就在这时，白尚武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，一脸严肃地喊道：“晚点名时间到了！”夏茗和孙凤美缓缓起身站成一排，诧异地看着白尚武，孙凤美嘟囔着：“家里都剩我们这些残兵败将了，还搞什么形式主义！”

白尚武不理睬她，依然按照军队形式，“夏茗听令！”夏茗立即立正，挺直身板道：“在！”然后听着丈夫开始分派任务，“明天，你代表白家长辈出面，去和刘明辉谈一谈！”

孙凤美睁大眼睛，不满地说：“怎么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喜身上了！年轻人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嘛！金喜都那么大了，心里应该有数！”

白尚武哼了一声，“心里有数？心里有数还能做出这么没数的事情来？这次，作为家长，我们必须干预了！”

孙凤美瞟了一眼女婿，撅着嘴说：“你还是大家长呢，你怎么不去！”

白尚武说：“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。妈，你也听令！”孙凤美立即立正，听着女婿说，“这几天去欢喜那边走动走动，了解一下动态，不要暴露家里的真实情况！不

要引起她的怀疑！”

孙凤美无奈地看着女婿，不过一想到明天可以去看看欢喜，心情又好了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夏茗就按照丈夫的指令去找曾经的大女婿刘明辉了。

街上咖啡厅里的靠窗位置，夏茗和刘明辉面对面坐着，刘明辉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从容一些，但气氛还是有些不自在。

夏茗开口打破沉默，“明辉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忙我还耽误你时间。”

“妈……”刘明辉话一出口又觉得不能再这么叫了，立即改口，“阿姨……”夏茗面露喜色，“你看你都改不了口，说明你心里就没觉得你和金喜分开了，说明你和金喜只是暂时闹别扭，你说对吧？”

刘明辉脸色有些尴尬地说：“阿姨，我和金喜这岁数，不像年轻人，脑袋一热说分就分，说合就合，我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。”

夏茗仍然坚持不懈，脸色变得凝重，语气幽然，“你这孩子！金喜这么多年，一心一意就在你和跳跳身上，你们一直也过得挺好的。现在闹点误会，就找个时间坐下来，把话摊开了说一说，一说通就好了。就算不考虑你们自己的感受，也得想想孩子吧？金喜自打离婚以后，状态很不好，我们全家都很担心，我相信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吧？”

刘明辉抬起头看着他从前的岳母，无奈地说：“阿姨！无论怎样，我和金喜、和您都是亲人，有需要我刘明辉的地方，我还会随叫随到。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摔碎的瓶子也不可能恢复原样了，我和金喜，真的回不去了……”

不管刘明辉说什么，夏茗都不理会，只是一直在说自己的观点。最后刘明辉打断她，“阿姨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和金喜真的不可能了。公司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说完他起身就走了，夏茗看着他的背影，皱着眉头自语道：“这……哎，真是苦了跳跳了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孙凤美执行将令，去找欢喜了。烧烤店里，欢喜正在柜台里托着下巴发呆，孔四海在一旁收拾卫生，他不断地瞟着欢喜，很奇怪一向疯疯癫癫的丫头，今儿怎么这么不开心。

“欢喜，怎么又不开心呀？又犯错了吗？”孔四海忍不住问道。欢喜连连摇头，“没有没有！今天没有犯错，老板娘也没数落我。”说完她又托着下巴，“师父，我才发现，幸福是个比较级，要有东西垫底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”

孔四海双手重叠放在拖把的顶端，对她的话很感兴趣，“谁让你感觉到自己的幸

福了？”欢喜低着头，一副思考的模样，“说实话，原来吧，我对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，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的小抱怨，绝对是一点点的哦！可是现在看着我大姐离婚，带着孩子，又没有工作，住在破房子里。我就觉得，两个人还能在一起，还有个家，还能孝顺双方父母，是件多幸福多奢侈的事情呀！现在，老板娘教育我，我都觉得特别珍惜！如果她有一天不想理我，那可可怕呢！”

孔四海听着欢喜的话，称赞她说：“你这个丫头片子啊，人小，懂的事倒不少，一看就是老板娘栽培出来的好孩子。”

冷芙蓉在店门外刚好听到这句夸她的话，沾沾自喜地捂嘴偷笑。又听见孔四海在里面跟欢喜说：“你大姐现在怎么样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她厨艺很好的，要不要和老板娘商量一下，请你大姐暂时来烧烤店做事？或者我去问问舒航？”

欢喜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“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找工作，而是我大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。我爸知道大姐离婚了，简直不能接受，他认为我们是军人后代，必须从一而终，家里怎么可以出现离婚的女人呢！我看呀，大姐以后被允许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了，你说我大姐多可怜呀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欢喜竟然呜呜哭了起来。

冷芙蓉赶紧走进来，本是安慰的话被她说出来味道都变了：“真是够笨，如果我是金喜，就再找个人嫁了，反正白尚武只是不准家里出离婚的女人，那就再结呗！离了婚的女人更懂得怎么照顾男人、欣赏男人、鼓励男人、成全男人，以及讨好公婆、拉扯孩子，很抢手的！”

欢喜和孔四海认真地听着冷芙蓉的新理论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应，只见高谈阔论的冷芙蓉身后突然跳出来一个人，一把从身后抱住了她，将她扳过身来和自己面对面。

冷芙蓉吓得大叫：“啊！吓死人了，你这个老疯婆子！”孙凤美嘻嘻地笑，就差两眼桃花了，“哎哟哟，爱死你了！你真聪明！醍醐灌顶啊！”

孙凤美说完大笑着皱纹都堆在一起了，熊抱了一下冷芙蓉，然后高高兴兴地跑了，弄得冷芙蓉莫名其妙。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回头去看欢喜和孔四海，他们俩齐刷刷地摇头，一脸茫然。

与此同时，水喜正要带着程舒航见岳父岳母。

到了白家院子前，一直昂首挺胸的程舒航突然停下来，看向水喜，“老婆，都没打招呼，我就这么冒昧上门，合适吗？”

“打住，先把这个称呼换掉！我们现在还只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，正在你情我愿的爱情路上散着步呢。”白水喜扬起脸说。

“哦哦哦。对，串通一致，别出纰漏！”程舒航连连点头。水喜忍不住笑起来，“哈哈，搞得我们像一对地下工作者！”

程舒航说：“睁着眼说瞎话，这可比潜伏有难度得多！”

水喜瞥了他一眼，“谁让你说瞎话了，你就大气稳重地表达你对军人家庭出身的女性的爱慕，对白家优秀基因的赞美。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我牺牲，跟我说，水喜，你爸通情达理、和蔼慈祥，哪里像你说的那么严厉！当然你也可以顺便夸夸我爸很帅，我妈很靓，我保证他们俩表面平静、心花怒放！”

程舒航听水喜说得一套一套的，连忙为自己找台阶，“你这也是久经沙场、百炼成钢了，可我这才初出茅庐，经验不足啊！”

“喂！不会吧？来之前你可是雄心壮志、胸有成竹地说，绝对一招搞定我爸的！”水喜说。

程舒航赶紧扯开话题，“你们家这个院子，真是从内到外都洋溢着让人紧张严肃的气氛啊！你说你爸考验未来女婿，不会考什么胸口碎大石、快跑钻火圈吧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我爸曾经是军人，又不是驯兽员！我大姐夫和小妹夫不也顺利过关了吗？你没问题的！加油！赶紧进去吧。”

见程舒航有些却步，水喜上前一把架住他，就往里拽，边走边说：“程舒航你真让我刮目相看！你怎么……这么怂啊！”

程舒航端坐在沙发上，竭力保持着笑容。水喜在一旁用眼神为他加油鼓劲。白尚武上下审视了他一番，转头看向水喜。

“行啊，白水喜，隐藏得够深啊！”

水喜一脸献媚的笑，“爸，您就当是意外惊喜咯。”白尚武不再理会女儿，审视着程舒航，开始了以下的对话——

“你是军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曾经是吗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对话戛然而止，气氛突然尴尬起来，夏茗在一旁也不说话。水喜连忙上前解围，“爸，舒航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在我们公司做创意总监，是我的上司。”

见未来老丈人依旧表现出一副遗憾的样子，程舒航赶紧讨好。

“白叔叔，我虽然不是军人，但是我这辈子最敬佩军人，一直将军人视为学习的

榜样。

白尚武这才开了口，却说出了让对方目瞪口呆的话——

“你不是军人，那你家里总有军人吧？”程舒航震惊过后，面对白尚武期待的目光不知所措。

水喜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开口说：“爸，有没有还不都看你一句话！你点点头舒航家马上就有个军人了。嘿嘿。”

白尚武想着水喜的话，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，瞪了她一眼说：“女孩子家，要懂得矜持！”

水喜吐吐舌头，又一脸严肃地喊道：“遵命！”

程舒航见气氛缓和一些，立即趁热打铁，“白叔叔，我对水喜是真心的，我和她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，该有的阶段全都经过了，可以说步骤清晰，方法得当，路线正确。我们虽然不是身在军营，但是我们有军人一样的奋斗情怀、一样的理想和追求，我们在公司的战场上并肩作战，勇往直前，我们经历过风雨，也看见过彩虹。请白叔叔批准我和水喜在一起！”

白尚武对他的一番话很满意，清了清嗓子，刚要说什么，却听到夏茗的声音。

“只要你们俩两情相悦，我们做家长的一定支持！”白尚武不满地瞪了妻子一眼，她却压根没看他，端着水果走过来，笑眯眯地招呼程舒航，显然对这个女婿满意得不得了。

“小程啊，我看你对我们家水喜是认真的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”夏茗说。

“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好了。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，我早就做好准备随时迎娶水喜了，希望能成为白家合格的女婿！请考验我吧！”

“好！古有沙场秋点兵，今有老白验女婿！白家老小听令，练兵场集合！”白尚武表情严肃地说。

“练兵场？”程舒航登时傻眼了。

白家小院里，白尚武打量着白白净净的程舒航，上前拍了拍他胳膊上的肌肉。

“型还是有的，就是白了点，不够男人！”

程舒航立即抬头，“白叔叔说得对，我正打算全面美黑！向古铜色看齐！”

白尚武点点头，“态度还不错，下面测测性能！俯卧撑……五十个！”

水喜一听赶紧上前帮忙，“舒航是我领导，爸你要手下留情！给个亲情岳父价，

五折嘛。”夏茗也在一旁帮忙劝说，白尚武却一脸坚决地说：“他还能公报私仇不成？”

程舒航自辩，“不敢不敢。”

白尚武爽快答应，“行！我这人就是大方！做吧！俯卧撑……一百个！”

三人皆是一惊。母女俩刚想讨价还价，白尚武已迅速发号施令，“越讨价还价就越没价！来吧！预备——开始！”

程舒航迅速卧倒双手撑地，做起了俯卧撑，动作规范，力度十足。水喜在一旁看得心花怒放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厉害，看来过老爸这一关是没问题了。程舒航很快就累得满头大汗，却咬牙坚持。

水喜一边计数一边给他加油打气，白尚武在一旁看着甚是满意。

院门外孙凤美哼着小曲扭着腰进院，见三人背对着院门围成一圈，好奇地凑过去，见到趴在地上满头大汗做俯卧撑的程舒航，大吃一惊。

孙凤美大喊道：“哟，这不是准三孙女婿吗？怎么开起了运动会啊。”程舒航一边做俯卧撑一边扭头，艰难地冲她打招呼。

“姥姥好！”

孙凤美不明所以地看着女儿，夏茗立即把她拉到一边说：“不是运动会，是考白家女婿上岗证！”

“这个老白，体罚自家女儿还嫌不过瘾，跑去体罚人家儿子，小心被人告到法院！”孙凤美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
“妈，我考女婿，你瞎掺和什么啊？”白尚武听见岳母的话，不爽地说道。

“欢喜有个恶婆婆，小程有个恶丈人！准三孙女婿啊，你赶紧起来，我给你做主，不要怕！”孙凤美说完作势要去拉程舒航，却被白尚武拦住了。

“这家人谁说了算啊！”

孙凤美腰一叉，眼一瞪，压根不买账。正要反驳，白尚武胸有成竹，悠悠来了一句：“唉，想我牛哥了，改明儿请牛哥来咱家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孙凤美立即蔫了，刚才的神气劲儿荡然无存。只好退后两步，瞪了一眼女婿，独自进屋去了。

“计数员同志，他做了多少个了？”白尚武回头问女儿，水喜一听傻了，她早就不知道多少了。只听见白尚武说：“数忘了？哦，没关系，按照规则，重来吧！”

程舒航好不容易做完俯卧撑，累得直喘气，正要起身，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，如晴天霹雳，一下趴在地上。水喜和夏茗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都发不出声来，水喜看着

程舒航一脸痛苦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屋里，孙凤美突然探出头来，一脸愧疚地说：

“准三孙女婿啊，姥姥对不起你！”

重新做完俯卧撑，程舒航整个人瘫在了白家客厅的沙发上。他满头大汗，体力严重透支，水喜递上毛巾给他擦汗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夏茗和孙凤美也是一脸同情和不忍。唯有白尚武一人没心没肺地高兴着，“小程啊，水喜交给你，我放心！以后你从公司到家庭，从思想到生活都要全面当好她的领导。对她的管理要严上加严，绝不放松。当务之急是不要让她再去电视上抛头露面了。”

程舒航休息了片刻后，继续端坐在白尚武对面，他表示一定会好好照顾水喜，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但是，水喜有自己的梦想，不能斩断她想要飞翔的翅膀，应该让她展露自己的才华才是。白尚武一听就不高兴了，他向来反对水喜在电视上抛头露面。

夏茗见丈夫又要开始训话，连忙说上班时间快要到了，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可不能迟到。

“还有一个小时才上班呢。”白尚武说。孙凤美也跟在后面说：“快去快去！”同时，水喜朝程舒航使了个眼色，他顿时明白过来，立即起身说：“白叔叔，上班要紧，我先告辞了。改天再来拜访。”

白尚武看着他点点头，朝着其他人说：“也好。老夏，水喜，你们去送送小程。”

阳光透过树枝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点，程舒航在树下坐着，心里仍旧忐忑不安。一直到水喜去问家里人的意见，回来后告诉他，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票通过，他才放下心来。

“看来你爸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暴政啊，起码眼光很好！慧眼识英雄！”程舒航得意地说。

“瞧把你臭美的。”水喜笑着说，忽而又伤感了起来，“唉，自从二姐走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笑。我真对不起他们啊。”

“木喜还没消息吗？”程舒航问。

水喜点点头，惆怅地说：“都怪我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。手机一直关机，真叫人担心。”

程舒航握着她的手，安慰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木喜不会有事的。现在的她确实需要时间沉淀自己的心情，生母是否还在？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？跟白家的关系要如何维

系？都是她要好好思考的问题，给她一点空间，等她理顺了思绪，我相信她会回来的。”

水喜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好像你比我还了解她似的。不过等她回来，我真的不会再吃醋了，会永远把她当姐姐看，绝对不会惹她生气了。我好想木喜啊……”

程舒航心疼地把水喜拥入怀里。

“不要担心木喜了。现在，我已经通过你爸的考验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哦。”程舒航故意笑得邪恶。见木喜一脸诧异，他接着说：“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啊！我们的事当然要尽快和舅舅分享啊！”

水喜跳起来说：“哎呀，我得去做个头发吧？妆也乱七八糟的！不行，我得先回家换套衣服！”说完脚底抹油想开溜，被程舒航一把拽住，拖着走远了。

孔四海一听程舒航说要结婚，还掏出了结婚证，诧异地说不出话来，他打量着水喜的肚子。

“舅舅，你别看了。我们不是奉子成婚，我们是以爱的名义结合！”程舒航说。

孔四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个爱如洪水，又猛烈又突然啊！舒航你跟我过来一下。”

程舒航被舅舅拽进房间。

“你咋说结就结，木喜怎么办？”孔四海说。

“木喜是我哥们儿啊，水喜才是我的Miss Right！”程舒航答。

“那老白能同意你？”孔四海又说。

“舅舅，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？我已经顺利通过白家准女婿考核，随时准备转正。考虑到事情太突然怕吓到老人家，领证的事情暂时还没说，也请舅舅保密，我和水喜再想办法，相信没多久就会水到渠成啦。”

程舒航说得头头是道，孔四海也只好妥协，突然他又想到什么似的说：“那你们现在还不能住在一起？结了婚还不能住一起，闹的什么事啊！”

听到这话的水喜，冷不丁冒出头来说：“这才说明我们的感情经得起任何形式的考验！”突然又立正、行军礼，很正式地说，“舅舅好！水喜有礼了！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！您多关照！”

孔四海讪讪地点点头，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水喜倒不在意，继续说：“舅舅，您千万帮我们保密哦，尤其不能让欢喜的婆婆知道，她要知道了，全世界就都知道了，那可坏了我们的计划！”



“老板娘都要忙死了，哪有闲心管我们家的事情！”

烧烤店，欢喜坐在柜台里，店里客人寥寥无几。孔四海坐在桌前无精打采，欢喜见他这样就凑过去问他怎么了。 he 就把水喜和程舒航的事告诉了她。

“啊！”欢喜尖叫一声后，又小声地说，“这消息还没传到我这儿呢！估计我爸还不知道，要不然不能这么风平浪静！”

孔四海说：“是啊，他们简直是胡闹！”

欢喜笑着说：“师父，这叫闪婚，时下最流行的。时髦着呢！”

孔四海听了欢喜的话，心情更差了。

“唉，看来我真是落伍了！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！唉，我也不能再给舒航添麻烦了，得赶紧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搬出去住了！也省得打扰人家的二人世界。”

欢喜赶紧替自己姐姐说话，“师父啊，我三姐最喜欢热闹了，你想我家有四个孩子呢。她怎么会适应二人世界啊，你就别想着搬出去了。她会自责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孔四海笑了。

“我三姐我最了解啦！对了，师父，我要正式问您一个问题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婆婆啊？”欢喜嘻嘻地笑着，直勾勾地盯着孔四海的脸。孔四海一愣，脸顿时红了。

“这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你婆婆的意思啊！这事儿，得两情相悦才行啊！你看你婆婆对我总是横眉冷对。”

欢喜安慰地说：“师父，打是亲、骂是爱，爱到不行用脚踹，你要是信我，就加油！幸福在自己手上！”

孔四海看着年纪轻轻的欢喜，想着她说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床上的宋晓雅虚弱地睁开了眼，窗台上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束生机勃勃的野花，在阳光中闪闪发光。一旁打扫的木喜见她醒来，急忙放下扫帚，走过去。

“妈，你醒啦？再多睡会儿吧。”木喜说。

“不睡了，我想多看你几眼。”宋晓雅努力微笑着。

“以后我就在您身边，让您看个够。”

宋晓雅笑了笑，拉着她的手示意她在床边坐下。

木喜坐下后，强忍着眼泪说：“妈，你看这窗台上的花越开越好了，你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。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旅游。你想去哪儿？”

宋晓雅说：“傻孩子，妈哪儿都不想去，如果老天肯多给我点时间，我只想多看看你。”

木喜鼻子一酸，险些哭了出来。

“妈，你会好的，我会把你照顾到病好，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打听哪家医院是治疗肺病的权威……等你体力恢复一点，我们就过去。”

宋晓雅笑着摇头，不想看女儿难过，转移了话题。

“木喜啊，妈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以前的事。以前我们和你白爸爸一家子住楼上楼下。你爸爸每天吃完饭，碗一丢就上去找你白爸爸下棋，两人一边下，还一边谈兵法，谈到高兴的时候就管不住嗓门，大半夜的吵得你夏妈妈没法睡觉，只好带着金喜上我家来。于是我给她出主意，让她把棋盘藏起来，结果好嘛，你白爸爸居然拿家里的新床单做了个棋盘。你说逗不逗？”

木喜笑了起来，可是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伤感。

院子外面的炉子上正在熬药。林英雄穿着背心大裤衩，拿着一把大蒲扇使劲儿扇着，煤球里透出红彤彤的火星。他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，脸被手擦出一道黑印，也浑然不知，他小心地把黑乎乎的药罐子拿下来。

林英雄端着药进去的时候，正听见宋晓雅跟木喜讲很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记得那时我怀了你，嘴巴馋，大冬天的想吃鱼，你爸爸知道了二话没说，大半夜地跑去河里摸鱼。谁知你白爸爸也去了，黑灯瞎火的，谁也看不清谁，差点没打起来。后来一问，你夏妈妈那天也刚好想吃鱼。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！”

木喜挤出一抹笑容说：“这叫心灵感应，上辈子说不定是一家人呢。”

宋晓雅感叹地说：“是啊，很怀念那时候……后来不久便接到了上前线的通知，我和你夏妈妈挺着大肚子去车站送行，我们都哭成泪人了。你爸爸和白爸爸就跟没事人似的，还乐呵呵地约定，回来后一起给孩子摆满月酒，要是一男一女就结为亲家。要是都是儿子，就一起送去参军。没想到……”

说到伤心处，两人都沉默了，气氛有些忧伤。林英雄立即说：“阿姨，药熬好了。喝药吧。”

“辛苦你了，小林。”宋晓雅说。木喜接过药罐，将药倒在杯子里。林英雄贴心地递上一包方糖。木喜喂母亲喝下药，出去涮杯子。林英雄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橘子，说要给宋晓雅表演新学的魔术。

木喜拎着杯子进来，看着林英雄想尽办法逗母亲开心，心头一暖。



夜深人静，木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便起身披了衣服打算去外面转转。她坐在一棵大树下面，望着漆黑的夜空，想起她还在念小学时，白尚武就开始对她灌输要好好念书，将来要去当兵的思想。她还记得当她穿上军装时，白尚武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他对家里所有人大喊：“木喜，你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啊！”

木喜了解了父亲的苦心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起身向田间小路走去。抬头看天上月影浮动，她心里乱糟糟的。

突然，一束手电灯光从木喜脸边掠过，她一惊，立即回头，看见田间的黑影，警觉起来。她小声地靠近那个黑影，见他在田里摘着什么东西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是谁！干吗的！”

“是我……白教官。”

木喜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林英雄。她问他大半夜跑来这里做什么，他却立即将双手藏到身后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……”

见他一直支支吾吾，木喜直接抓过他的手，只见手里握着一把野花，不禁愣住了。想起她母亲窗台上的野花后，顿时明白了。

“谢谢你，英雄。陪我走走吧。”木喜真诚地说。

乡村的夜晚，宁静安详。两人并肩走在洒着月光的小道上，还有时飘过来的花香。林英雄问木喜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。木喜叹了口气，把心里的事都说了出来。

“人活在世上，注定要经历痛苦和挫折，在悲欢离合中成长，慢慢变得坚强，能够笑着面对一切。”林英雄感怀地说。

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还看得挺透彻的。”木喜说。

林英雄没好气地说：“别再说我小小年纪了，怎么说我都大学毕业了，还有了大半年的社会经验，木喜，我不过差你六岁，不至于有代沟吧！”

木喜淡然地一笑，“六年能让人成长许多呢！”

林英雄不服地说：“那是，有些人还白活了一辈子呢，像那个罗浩……算了，这时候提他干吗！”

木喜不禁笑了起来，“那时候，你很介意他的出现？”

“是啊。我气死了，急死了，恼死了……可你一点都不知道！又不会摆脱他的纠缠。在课堂上那种无坚不摧的形象完全荡然无存！完全不像白教官了！”

木喜停下来看着林英雄，“你还是喜欢那个无坚不摧的白教官多一些吧？”

林英雄握住了木喜的手，深情地看着她。

“不，哪样的白木喜我都喜欢！只要是真实的你。除了坚强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心。当你迷茫时、困惑时，不妨停下来，闭上眼睛，你的心会告诉你答案。”

木喜看了一眼林英雄，深情的眼神，宽阔的肩膀，突然生出不一样的感觉。月光下的木喜，美丽动人，林英雄一时忍不住，慢慢凑过去吻了吻她的脸颊。

林氏集团的大楼下，记者们见林英雄的车开过来后，都举着话筒和相机蜂拥而上。一见从车上下来的人并不是林英雄，就都有些灰心丧气，但为了工作还是向任天野提出各种问题。

任天野和悠悠艰难地抵挡着记者们的攻势。

任天野一直跟记者重复一句话，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”然后费劲地挡住镜头，拉着悠悠杀出重围，奔进大楼保安管辖范围之内。

林氏集团的员工们透过落地窗看着楼下的情况，议论纷纷。苏乐乐在一旁干着急。

“林总还没消息啊？失踪这么多天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

某员工回答：“应该不会吧。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苏乐乐诧异地说道：“啊！经常性玩失踪啊？”

另一个员工说：“可不是？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不过这次出了这么大事，就是神马也得现身了。”

苏乐乐感叹地说：“唉，这林总什么路数啊，太不靠谱了！我还真是高看他了！”

任天野一路穿过公司，不顾所有员工的注视，直接冲进办公室，就开始拨打林英雄的手机。口中还不断祈祷似的念叨着：“开机，开机，开机……”

“就知道没开机！”任天野抑郁地丢下手机，想起现在这么大的烂摊子，他怎么也收拾不了啊。见悠悠推门进来，他立即问：“怎么样，找到他没？”

悠悠郁闷地摇摇头。

悠悠走后，任天野在办公室里越想越忧心，他决定借助自己多年来累积的人际关系，来帮自己渡过难关。他想到的第一个人，便是胡莱。

经过一系列追踪查询后，任天野终于找到了林英雄所在的大渔镇，他开着车带唐婉过去了。他们的豪华轿车驶进村子后，村民们都赶来围观，唐婉下车问那些村民知



不知道林英雄，还拿出照片给他们看。有印象的村民给他们指了指路。

小院内，林英雄捧了一捧水洗脸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

唐婉、任天野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走过来，看见正在打水的林英雄，又惊讶又欣喜。林英雄将另一只水桶拉出来，一手拎着一桶水，转身正要走，看到身后的任天野和唐婉，脸色一沉。任天野激动地迎了上来，接过林英雄手里的水桶。

“林总，你果然在这里！”

“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，工作的事不是都交代好了吗？”林英雄不悦地问，对唐婉也没有丝毫客气。

“出大事了！富丽城的装修材料出了问题，质监部门已经介入，住户已联名提出上诉。公司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，一大堆事情都等着你回去处理。”任天野说。

林英雄神色一变，眉头紧锁。

唐婉走上前说：“英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必须由你亲自出面解决。”

林英雄犹豫了片刻，说给他点时间，他还有没处理完的事。唐婉却说：“英雄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在晚饭前回城，和律师见面。刻不容缓啊！”

林英雄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虽然放心不下木喜，但还是跟着他们走了。木喜出门了，手机一直打不通，他连告别都没办法说。

“我爸他怎么样了？”林英雄问。

“还好，只是惦记你的情况，每天都很不安。公司每天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他身体有些吃不消，这段时间，也辛苦坏了任经理，很多事情要他打理。”唐婉如实说。

“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任天野笑了笑，“林总客气。”随即对司机说：“开快一点，我们尽量早点回去。”

车开着，林英雄埋着头发信息，任天野忙着给悠悠打电话，唐婉识趣地移开视线。他们都没有看到车外路侧，木喜拎着几包中药迎面走来。

任天野拨通电话后说：“悠悠，整理好资料，给律师打电话，安排见面，我们已经在回城的路上……”

木喜看见一辆豪华轿车从她面前驶过，疑惑地驻足回首；车内的林英雄放下手机，向车窗外张望。两个人就这么硬生生地错过了。

回到小院里，木喜才发现林英雄不告而别了，心里一阵惆怅。她照料好母亲后，

一个人坐在院子外面的大树下。从她离家后第一次打开手机，里面短信和留言都快把手机塞爆了。有水喜抱歉的短信，欢喜担忧的短信，有孙凤美和夏茗跟她说明程舒航顺利过关的事，就连自顾不暇的金喜也给她发了好几条慰问的短信，程舒航也发了劝解的短信。

这时，手机突然响起新短信提示音，木喜一看到林英雄的名字，急忙打开。

“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不能继续陪着你，实在是紧要的事情必须离开。好好照顾你妈，照顾好自己，处理完事情我马上会回来找你。”

木喜看完所有的短信，眼泪无声地滴落。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想念，想白家的亲人，想所有关心她的朋友。

夕阳斜下，黄昏里的大渔镇分外美丽，乡间小路上，木喜扶着宋晓雅慢慢走着。宋晓雅面色红润，身体似乎好了很多。

“妈，你今天气色真好。”木喜说。

“呵呵，好久没有出来走走了。吹吹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舒服了不少。”

木喜看着母亲的脸，说等她好了就带她回城里去，可是宋晓雅却说，她自个的身子她自己知道，回不去了。木喜一听，鼻子一酸，扶着母亲在树下的石头上坐下。宋晓雅满脸幸福地看着远方苍苍的山林，然后又回头温柔地看着木喜。

“木喜啊，妈和你说点心里话。我这一辈子，总觉得对不起你爸，当年你爸扔下我们娘儿俩走了，我又照顾不好你，想起来就难受得不行。不过幸好你有白家照顾着。哎，其实我现在走了也没什么牵挂的了，只不过还有一件事放不下。你要听妈的，好吗？”

“妈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您就别操我的心了。”木喜说。

“不操心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妈问你，英雄呢？怎么没再见着他人？”

“他……说有事先回城了。”一提起林英雄，木喜就觉得心里难过。

“哦，这样啊。这孩子看起来就是大家出身，气质、风度都不一般，你们交往多久了？”

木喜看着母亲，说她还不算正式和林英雄交往。宋晓雅感慨地说：“妈知道我身体是不行了，可是，我多想看着你结婚生子啊，现在都没机会了……”

木喜听了母亲的话立即别过身，强忍住泪水。

“妈，你别这么说呀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了我陪着你去北京爬长城，游故宫，逛颐和园……”

